

# 穿越时空的遵义红

孙仁寿

阳春时节，我和老伴坐上了由贵阳开往遵义的列车，开启了期待已久的遵义之旅。

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，“遵义”二字有着独特的烙印和记忆，它不仅是黔北的一座咽喉重镇，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之城，一座永载史册的会议之都，一块令人敬仰的革命圣地。

## 红色之城

现代交通的发达，缩短了贵阳与遵义的距离。一百多公里的山路，被一条条穿山隧道和高架桥贯通连接，银白色的动车飞驰在山谷间，仅仅四十多分钟，列车便抵达遵义站。

走出车站，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造型别致、独具匠心的黔贵风格的建筑，那黏土青砖砌成的清水墙面，仿佛就是儿时从课本中看到的遵义会议会址的画面，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这座城市的距离。

深藏于黔北大山中的遵义城，对于我这个来自江南的游客来讲，应该是完全陌生的。然而，当我平生第一次踏上这块洒满无数红军烈士鲜血的土地时，竟觉得如此亲切。“遵义会议永放光芒”，这8个大字如同一粒薪火相传的红色种子植根于我的心中。遵义早已是我儿时梦中神游过无数次的革命圣地。

遵义之旅，我和老伴选择了自由行，想轻轻松松地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在轻松之中增进对遵义这座红色之城的了解。

遵义车站广场不大，庄重、整洁是它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公交车、出租客运车辆井然有序，没有嘈杂喧闹的拉客喊叫声，也没有流动小贩的叫卖声。在志愿者的热情帮助下，我们坐上了开往遵义会议纪念馆的26路公交车。

坐在公交车上，窗外的景色在流动的车厢里划过，眼前的一切街景仿佛化作铭刻在我脑海中的历史画面。那迎风盛开的杜鹃花，似一张张绽放的笑脸；那拔地而起的高楼，像一个个威武的红军将士；那穿梭不息的人流，如奔腾不息的赤水河。望着黔北大地的春景，我的眼神似乎不够用，仿佛要把遵义这座心仪久仰的城市看个透彻，看个明白。



个透彻，看个明白。

## 历史丰碑

说起遵义这座城市，遵义人有自己的骄傲和底气。

“遵义”其名出自《尚书》：“无偏无党，遵王之义。”

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，地处中国西南腹地，北依大娄山，南临乌江，古为梁州之城，是由黔入川的咽喉。遵义还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中国酒文化名城。更令遵义人骄傲的是，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，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，因此，遵义又被称为“转折之城”“会议之都”。

我们乘坐的26路公交车终点站是文化广场，这里是遵义的老城区，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。

曾几何时，这座镌刻着我儿时红色记忆的革命圣地，如同南湖的红船、井冈山的烽火、延安的宝塔、北京的天安门，是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历史丰碑。

今天，当我穿过一个甲子的时光隧道，跨过四千里的山川河流，来到扭转乾坤的“转折之城”朝圣时，心中充满着敬畏和虔诚。

怀着崇敬的心情，我和老伴走进了心仪已久的会址大楼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书有“遵义会议会址”的牌匾，高悬于会址主楼大门正中，虽历经岁月风霜洗礼，这六个大字依然苍劲有力，金光夺目。

这栋修葺一新的会议遗址建筑于20世纪30年代初，整栋建筑物由主楼和跨院两部分组成。主楼属砖木结构，由黏土青砖砌成的清水墙面，中西合璧，高墙垂门，巍巍峨峨。

时光已逝，斯人已去，其物依存，其景依在。

今天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筑，不再是冰冷的土木物件，仿佛在诉说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点点滴滴。会议室设在主楼二楼原房主的小客厅，楼下就是作战室。会议室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，红木色的地板和板栗色的门窗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带荷叶边的煤油灯，墙上挂有钟和两个壁柜，壁柜上有一面穿衣镜。屋子正中是长方桌，四周围有一圈藤心折叠靠椅，有些破旧，桌子底下有一只老式的木炭火盆，是当时取暖用的。这里的每一张图片、每一件文物都为时代树立了一座可歌可泣的丰碑，它们共同见证了86年前那场重要的会议。

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中，看着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和一片片翔实的资料，我们的思绪也随之飘向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。这里不仅记录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历史，更铭刻了中国共产党日渐成熟从而走向胜利的历史脚印。

## 欣欣向荣

从遵义会议会址所在的杨柳街向右拐，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座高大牌楼，上有“红军街”三个苍劲洒脱的大字。跨过牌楼，放眼望去，两旁是错落有致的仿古小楼，木栏青瓦，雕花门窗，古色古香，体现出黔北民居特有的建筑风格。街心一律青石板铺地，更显沧桑古朴，幽静整洁。沿街灯箱上的画面，均是红军长征途经地方的照片。无数串精致的红灯笼，从家家户户的屋檐垂挂下来，汇成了一条红色的河流。我们徜徉在红军街上，那一块块青

石板，那一间间琳琅满目的商铺，透着古老遵义城的人间烟火。

在一家店铺前，我们发现许多人在排队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人们争先品尝“红军粮”。经咨询，“红军粮”即是玉米蒸糕。因为打上了红色标签，吸引了无数游客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

漫步整条红军街，像“红军粮”这样品牌的红色商品，不胜枚举，折射出遵义红色旅游的欣欣向荣。

望着眼前川流不息的游客，我不禁心生感慨，遵义会议为这座古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“转折之城”这一特有名片，让遵义这块黔北土地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踏上返程的列车，回望摇曳在春风中的遵义城，我的心中留存着许多眷恋和不舍。

作为浸染着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红色之城，这里还有许多值得我缅怀的革命遗迹没有瞻仰；作为黔北大地的一座古老之城，这里还有许多地道的美食没有来得及品尝；作为山水缠绵的锦绣城市，我还没有机会一睹穿城而过的湘江之尊容……

人们都说，旅行是一门缺憾的艺术，最美的景点永远在下一个旅途中。如果说此次遵义之旅行色匆匆，留有缺憾，那么，就让我们相约再访遵义吧。

美哉遵义，壮哉遵义。  
(孙仁寿，著有散文集《仁者见仁》《心河流淌》等。)

上图：遵义会议会址。  
下图：作者正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。  
本文图片由杨光摄



## 行天下



## 榆林庄里运河情

赵兴林

春意渐浓，在“中国运河第一庄”——榆林庄，游客渐渐多了起来。

榆林庄位于北京通州区潮县镇北。走进村里，矗立村头的牌楼古色古香；步入榆林庄村党支部小院，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。一幅“南通州北通州南通州通南北”的书法扇面发人深思，村支书郝洪恩解释道，榆林庄三面环水，是京杭大运河西岸唯一堤内亲水村庄，故享有“运河第一庄”美誉。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了厚重的大运河文化，渗透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滴水流中，其中，运钞文化、祭祀文化以及现存的一张张契约和文书，都记载着发生在运河两岸的真实故事，铭刻着榆林庄人保护大运河堤防、保护大运河生态的点点滴滴。

近年来，榆林庄村兴建起村史馆——大运河文化展馆，以传统文化为根基，将运河文化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，让村民享受到了切切实实的革命发展福利。反过来，根植于村庄的文

化基因又成为村庄发展更强劲的推动力。

百闻不如一见。我走进了这座厚重的展馆。村支书津津乐道地介绍，清乾隆帝曾六下江南，其中一次沿运河行船南下。行船途中，乾隆帝忽见运河西岸树木葱茏，鲜亮的串串钱钱缀满枝头，遂命停舟登岸，漫步来到榆林林中，乾隆遂将不远处的村庄命名为榆林庄。此后，榆林庄村以此名立于世。

展馆的另一个看点是“运河钞关”。据史料记载：大明宣德四年，千里大运河沿岸已设置了7座钞关，其中一座四岔台钞关就建在榆林庄。所谓钞关，就是官府在运河上设置的收税关卡。收税数额，是由税兵测量船只大小而定，过往船只按规定上交一定数额的纸钞后才放行，故此名为钞关。

一部村史，几多乡愁。凝聚榆林庄历史记忆的展馆，也有许多宝贵的革命英烈史料。在这里，面对一幅幅

英烈壮举画面与详细文字介绍，村支书满怀深情地讲述了杨国章为国捐躯的英雄故事。

1947年的北运河两岸，河东是八路军通州支队开展活动的游击区，河西岸则是国民党清乡团统治，榆林庄村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。一天，村民们都被叫到运河岸边，共产党员杨国章被绑起来示众。一个凶残的敌人吼道：“杨国章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？”杨国章高声回答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！而且是1942年抗日时加入共产党。”敌人又问，只要你今天当着榆林庄老少爷们的面说句脱离共产党、加入国民党的话，不但不铡你，还给你官做，怎么样？杨国章仰天大笑道：“你们打错了算盘，我杨国章生是共产党人，死也要和你们斗到底！”最终，杨国章大义凛然，在敌人的铡刀之下英勇就义。

特别令人感动的是，杨国章在临死之前，还唱了段“四郎探母”，与乡亲们告别，在场的人无不掩面而泣。杨国章的英雄事迹为榆林庄注入了红色基因。如今，榆林庄村所拥有的运河文化和红色故事，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、对党员进行爱国爱党教育的宝贵财富。

离开展馆，我们穿过茂密的榆树林来到大运河岸边，放眼远眺，清清河水随风荡漾，河堤岸与绿荫带构成了牢固的堤防。据了解，不久后，北运河通州段40公里河道将全线通航。从历史深处奔流而来的大运河，将开启新的旅程。

上图：北京通州大运河风光。

来自网络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 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踏上茶亭，漫无际涯的金色花海裹着浓香汹涌而来，将春日苍穹染成一幅印象画。

这里是湖南长沙茶亭镇九峰山村的千亩油菜花，此地距长沙中心城区不过21公里，却是一处极幽谧的桃源。村道曲曲弯弯伸向远处的九峰山脚，像一道堤坝顽强抵抗住了花海的冲刷与侵蚀。我吮吸着绵绵喷涌的芬芳，徜徉于仿佛还在浪花前微微颤抖的“堤岸”。

“堤岸”边的村舍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。每幢建筑的大门两边，都贴了手书对联：“勤奋挖出康庄路，智慧换来幸福源”……一些人家的整面墙壁上，还绘就偌大的山水、人物图画，题写“书以载道”等，墙上字画或笔力遒劲或势走龙蛇。因了这些联语字画，村落犹如携了书卷闲坐的老人，分外儒雅起来。我默然沉思，这里因何文气如此盎然？

在九峰山脚的惜字塔，我找到了答案。塔隐在浓密的树林中，似乎正极力探头，张望近在咫尺的花海。塔身为花岗石砌就，高五层，呈六边形，斑驳沧桑，古意弥漫，于今已有近200年。最奇的，是塔其实早已无“头”，塔尖于清光绪二十六年被雷电击毁，多年后断裂处凌空长出一株朴树。流光消逝，树根缓缓延展，沿内壁而下，穿过塔身，直至塔基。而今树已高达5米，枝繁叶茂，状如华盖。塔身即树身，树顶也是塔顶，二者融为一体，成为塔树共生的奇观。

塔下游客如织，无不仰头微笑，感慨万千。我则避于左侧榕树下，追寻开了塔的来历。古人极为敬惜字纸，凡写有文字的纸张，绝不随意丢弃。即便是废字纸，也要恭敬烧掉，不使其零落成泥。惜字塔便是烧毁废字纸的专门场所，也称焚纸楼、文峰塔。眼前之塔，当是村里读书的先辈虔诚捐资而建。废字纸尚敬惜如此，村里人的崇儒

## 淳古茶亭

张雄文



向自不待言。一代代传下来，村庄便文气蔚郁了。

拐过几座小丘，在村子的另一角，我看见一座白墙黑瓦的旧式学宫，大门两边镌着鎏金对联：“正气山河壮，官辉岁月新。”屋门洞开，隐隐传来讲课声。挨近往里一瞧，是位戴眼镜的老者在讲课，内容为清人张英的“六尺巷”往事。

向一位正在门前菜园摘菜的女子打听，才知心正官早在南宋便有了。南宋绍熙五年，朱熹扩建岳麓书院，村里有位叫李山的木匠是应召的工者之一。李山技艺高超，又忠厚勤勉，朱熹格外赏识，便欣然招收其子李正前往就学。李正学成返乡后，以朱熹为典范，修建了心正官，广招村中子弟，传授理学。村里民风也越发醇厚，鲜有邻里争斗之事。晚清名臣左宗棠就任湖南巡抚衙门幕僚前，曾专程寻访而来，到心正官虔诚参拜。而今，心正官成了村里人闲暇时学习或交流的场所。

女子如数家珍，娓娓道来，我

蓦地发觉村里人家的菜园格外别致。篱笆由竹片或木片精致打造而成，园中菜畦一一分割开来，十分齐整，白菜、莴笋等各据一畦，青翠欲滴，各不相侵。沟垄间不带一丝黄泥，也无一根杂草。

或许，深受乡风浸润，菜园也成了教化之所，菜园们也懂得“温良恭俭让”。捧着一把菜羹的女子嫣然一笑，邀我与同行者到家喝茶。

婉谢了她的茶，却想起了茶亭的由来。茶亭位于望城东北角，居汨罗、湘阴、长沙三县交界之处，古时商旅往来频繁。明代时，村里乡贤在驿道捐建“义茶亭”，为路人免费提供茶水。世易时移，供茶的亭子早已不存，亭名却与流风遗韵一道传存下来，成了村人不断繁衍后发展的乡镇大名。

知书，向善，崇礼，尚德。又一阵扑鼻而来的菜花香气里，我咀嚼着茶亭淳古的底蕴，展望乡村振兴的画图，眼中漾开了敬意。

上图：茶亭镇风光。

来自网络